

王朝柱 著

辛亥革命

歌颂推翻帝制的中华精英 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

王朝柱 著

辛亥革命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辛亥革命/王朝柱著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006-9902-6

I. ①辛... II. ①王...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-②中国-③当代

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144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04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41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5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定 价: 5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我写电视剧《辛亥革命》

四十三集电视剧《辛亥革命》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写的。

去年,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两次和我约谈,希望我写一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电视连续剧。同时,还明确指示: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“告别革命论”,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,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,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。

我接受了这项写作任务。

近些年来,一个在学术上的伪命题“告别革命论”大行其道,并影响到文学——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。

世人皆知,历史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,史学家的任务是运用唯物史观诠释历史,探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,进而达到鉴古知今,为今天的人民创造新的历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。

然而坚持“告别革命论”者却反其道而行之!他们的立论不是建立在历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上,而是建立在所谓主观的假设上——尽管他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。由此,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:假设没有鸦片战争、没有太平天国起义、没有中法马江之战、没有甲午战争、没有维新变法、没有义和团运动、没有辛亥革命……没有解放战争等等,中国将会如何强大。换言之,一切志士仁人发动的历次革命活动是错误的;孙中山为推翻帝制、创建共和而建立的同盟会、国民党是错误的;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前仆后继的革命则更是错误的!

结论:中国近代贫穷、落后的根本原因,就是因为有了上述一个接一个的革命。

他们为了证明“告别革命论”这个伪命题是正确的,还说英国君主立宪比法国大革命好,还拿英国的科技发展、经济繁荣等先于法国加以佐证。我们姑且不谈英、法两国不同体制孰优孰劣,就说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吧,稍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,英国也是从杀英国皇帝开始的。再者,英国的财富积累,科技发展是起了作用的。但是,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制造坚船利炮,侵略弱小的国家,掠夺不同民族创造的财富,大量贩卖黑奴,向外国输出鸦片等,使大英帝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强国。大英博物馆陈列的所谓珍品,就是这种血腥掠夺最好的见证!再者,这些持“告别革命论”的史学家从不想一

想,时下的英国为什么沦落为美国的小伙计呢?是美国的联邦体制优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吗?结论是不言而喻的!

我们再把主题回到文学、电视剧的创作上。

细心的读者、观众一定会发现,某些受“告别革命论”影响的作家、剧作者站在所谓反传统的立场上,为没落、腐朽的清朝末年代表人物慈禧太后唱挽歌,为自称是大清王朝裱糊匠的李鸿章唱颂歌,为用权谋、实力推翻帝制又重登九五之尊的袁世凯唱赞歌,好像这三个人物就真的成了清末民初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。

与此同时,孙中山却变成了他们笔下的所谓“搅屎棍”,甲午海战的英雄不知哪里去了,抗击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被污蔑成无知的群氓,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不见了,辛亥革命牺牲的军民也变成了袁世凯等人手中的玩偶……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真理,持这种观点的所谓史学家是拿哪个国家的薪水。因此,我写《辛亥革命》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站在“告别革命论”者的对立面,把某些人妄图颠倒的历史匡正过来,还历史一个公道,还那一代人一个公道!简言之,我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歌颂那些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英雄儿女,我要赞美二十世纪第一个伟人孙中山!

由此可知,我写的这部电视连续剧《辛亥革命》是以孙中山、黄兴等的革命活动为主线,再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历史。

辛亥革命从何时算起?史家并无定论。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,也为了剧情的集中,电视连续剧《辛亥革命》从发起、成立同盟会写起。

辛亥革命到何时结束?史家有比较一致的看法: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就结束了。同时,为了完成推翻帝制、反对复辟这两大主题,我有意写到袁世凯之死。但是,为了全剧风格的统一,也为了保持以孙中山等革命者为主线的戏剧发展——更要防止权谋加后宫在这部史诗作品中复活,我有意按简洁的尾声去处理。

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革命,从发动到发展,其核心成员、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。因此,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。请看: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,无疑是站在了清朝末年的文化、思想的制高点,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伟人。但是,当维新变法失败以后,他们很快就又变成保皇党,顽固地反对推翻帝制,更不赞成中华民族走向共和;再如章太炎、邹容等摒弃了康、梁的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,向着推翻帝制、创建共和的革命大道上迅跑!他们不仅建立了各种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,而且还写出了催生革命的雄文《革命军》、《驳康有为书》等。有意思的是,随着革命洪流滚滚向前,章太炎等又和孙中山分道扬镳!如果再考察他们十多年以来——尤其是和袁世凯的关系以及个人在革命、生活、文化等方

面的品格,就真的难以下笔了!为此,我仍以敬畏之心去描写被时人、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杨度等人,公平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,也批评他们给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应该说,这是《辛亥革命》这部电视连续剧绕不过去的难题。同时,也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一大特色。

自然,对叛变革命的刘师培、孙毓筠等给予了严肃的鞭笞;对胡瑛、李燮和等革命者变成筹安会六君子,支持袁世凯复辟、称帝,就少许有些批评的笔墨。

艺术家的创作理想和追求是美好的,但创作实践和结果却往往不尽如意,作为编剧就不在艺术创作上自吹自擂了。

简之,辛亥革命是伟大的,也是复杂的,而电视连续剧《辛亥革命》则更是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。因此,我真诚地欢迎朋友们的批评。

在写作过程中,中宣部各级领导同志,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审查领导小组的李准同志、仲呈祥同志,专家金冲及老师、龚书铎老师,学长郑伯农、李硕儒等,都给了我极大的关注和帮助。其中金冲及老师无私地支持我的创作,不仅愿意提供一个书架的辛亥革命的史料,而且还把自己的大作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、四卷本《辛亥革命史稿》等送给我,为这部《辛亥革命》的创作提供了可靠的史料。还有王兆海同志虽肩负重任,但还从精神、物质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。

作为大型电视连续剧《辛亥革命》的承制方天津市委宣传部,天津电视台的肖怀远同志、万克同志以及倪祖铭等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帮助。我希望你们满意这部电视剧《辛亥革命》!

在写作这部《辛亥革命》的过程中,我参阅了几百册史料和传记。我真诚地感谢这些作者,恕不一一列名。

王朝柱

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于香山

[第一集]

在低沉、悲怆的交响乐中送出深沉的画外音，并叠印相应的历史画面：

“十九世纪末叶的清朝大厦行将倾覆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！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，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！先是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，迫使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，取得在山东境内的铁路建筑权、矿山开采权等；继之是沙俄强行和清政府签订旅顺、大连租借条约以及南满铁路由俄方控制等不平等条约；法国在取得云南、广西、广东的开矿筑路优先权后，又强行取得广州湾的租借权；老牌的大英帝国得到中国长江流域不得割让他国、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之后，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……为此，康有为声泪俱下地大声疾呼：”

康有为站在桌前，望着台下听讲的各界人士放声痛陈：“吾中国四万万人，无贵无贱，当今在覆屋之下，漏舟之中，薪火之上，如笼中之鸟，釜底之鱼，牢中之囚，为奴隶，为牛马，为犬羊，听人驱使，听人宰割，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……吾四万万人，吾万千之士大夫，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？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，人自为战，救亡之法无他，只有发愤而已！”

悲壮而又深沉的画外音，同时叠印相应的历史画面：

“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不仅宣告了不愿进行根本改革、只想靠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的洋务运动的失败，同时又打开了维新变法的历史大门。在救亡图存的强烈要求下，国内掀起了一个学习西学的空前热潮。其中，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译述《天演论》，引进‘天道变化，不主故常’的新理论，打破了‘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’的传统观念，大力倡导支配世界发展的法则‘物竞天择’；维新变法的主帅康有为也从传统古籍《周易》中找到根据，大讲‘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’的道理。而维新变法的大将梁启超在其《变法通议》中讲了如下这段名言：”

梁启超站在主席台上，向着莘莘学子振臂高呼：“变者，天下之公理也。大地既通，万国蒸蒸日趋于上，大势所迫，非可阂制。变亦变，不变亦变。变而变者，变之权操诸己，可以保国，可以保种，可以保教。不变而变者，变之权让诸人，束缚之，驰骤之。呜呼！则非吾之所敢言矣！”

悲壮而又深沉的画外音,同时叠印相应的画面:

“正当维新思想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之际,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它就像是一颗炸弹,立即在云集京城参加会试举人的心中爆炸了!在康有为的倡议下,立即聚议上书,遂由康有为起草,一千二百多举人连署,坚决要求拒和变法,这就是史家所称的‘公车上书’!由于当时中国内部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胜利的社会力量,再加上康、梁变法力倡君主立宪等严重弱点,以及支持变法的皇帝光绪软弱无能,遂在慈禧太后、袁世凯等顽固派的镇压下,一场爱国的变法运动彻底地失败了!

“与此同时,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!当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,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,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,领头革命,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‘振兴中华、维护国体’的革命组织——兴中会!他大声疾呼:”

孙大山站在陡峭的山巅,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振臂高呼:

“方今强邻环列,虎视鹰瞵,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,物产之饶。蚕食鲸吞,已效尤于接踵;瓜分豆剖,实堪虑于目前。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,亟拯斯民于水火,切扶大厦之将倾……吾兴中会之革命目的: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合众政府!”

悲壮而又深沉的画外音,同时叠印相应的画面:

“康梁变法刚刚失败,我国下层群众又自发地爆发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,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。由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,他们以‘保护使馆’的名义调兵进京,遂上演了英、俄、法、美、意、日、德、奥等八国联军在京城血腥屠杀的悲剧,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行!西方列强的枪炮声惊醒了民族的灵魂,同胞的热血擦亮了先知者的眼睛,他们摒弃了康、梁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,向着推翻清朝、建立共和的革命大道迅跑!他们不仅建立了各种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,而且还写下了催生革命的雄文《革命军》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《警世钟》《猛回头》……

“面对澎湃而起的革命高潮,上海租界当局应腐朽的清政府要求,逮捕了邹容、章太炎等,制造了‘《苏报》案’,并公开审讯。接着,由于沙俄公然侵略我国东北,在日本的留学生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。以此为契机,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影响较大者有华兴会、光复会、岳王会等。其中,华兴会的主要负责人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等在领导湖南长沙起义失败之后,怀着怆然而又悲凉的心情化装出逃……”

长江 外 傍晚

夕阳余晖映照着滚滚东去的长江，泛起万点金光。

一条顺江而下的客轮行驶在江中，发出高傲的鸣叫。

船头旗杆上悬挂着一面米字旗，随着江风抖动。

甲板上走着英国船警，强行检查乘船的中国各界人等，引起阵阵骚动，人们迅即走向船舱。

有顷，甲板上就剩下英国船警，他们得意地吹着口哨沿甲板巡查。

迎面走来一位身穿长袍马褂、头戴黑色小帽的中年人，他就是大清国派驻日本的外交官仲清。

英国船警操着华语说道：“仲清先生，你好！”

仲清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您好！您好！”

英国船警：“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？”

仲清微微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向着船头一指：

距离米字旗不远处站着一位长发披肩、身着日本学生服装的青年，他就是时年三十岁的陈天华。

陈天华看着仲清低三下四地与英国船警交谈的样子，愤怒的双眼就要喷出火来。

英国船警：“他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仲清神秘地：“他可能是湖南反叛朝廷的逃亡分子！”

英国船警：“有证据吗？”

仲清：“看他这个样子就像！”

英国船警笑了：“他若是日本人呢？”

仲清：“绝无可能！”

陈天华愤怒地向长江中吐了一口唾沫，遂又转身走向船头。他扶着船舷，望着东逝江水低声吟诵《警世钟》的章节：“同饮一杯血酒，呼的呼，喊的喊，万众直前，杀那洋鬼子，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。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，便先把满人杀尽。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，便先把贼官杀尽。手执钢刀九十九，杀尽仇人方罢手！我所最亲爱的同胞，向前去，杀！向前去，杀！向前去，杀！杀！杀！”

在陈天华低声吟诵的同时，仲清与英国船警说着什么。

客轮尾部 外 傍晚

身着西服革履、满面络腮胡子的黄兴表情凝重，他双手扶着船舷，眺望江面上的落日余晖。

叠印字幕 华兴会会长 黄兴

宋教仁身着西装，留着八字胡，怒色满面地走到黄兴身旁，低沉地说：“克强，你还在为长沙起事失败伤脑筋啊？”

叠印字幕 华兴会副会长 宋教仁

黄兴沉重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！这是我们筹组华兴会后的第一次反清行动，没想到就这样快地失败了，我作为主要指挥者，不能不问几个为什么啊！”

宋教仁慨然长叹：“咳！难怪章行严先生说，善于自省，就是克强的性格！”

黄兴惨然一笑：“叫我说啊，这叫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你是华兴会的副会长，对于长沙起事失败有何看法？”

宋教仁：“第一，失败是常事，且不说秦末的项羽、刘邦，明朝的朱元璋，就说时下鼎鼎大名的孙中山先生吧，他自打成立兴中会以来，十多年了，不也是一败再败嘛！第二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因此，虽说长沙起义失败了，但我依然坚信清朝必亡，古老的祖国也会浴火重生！”

黄兴：“可这浴火重生的革命之路在何方呢？”

宋教仁沉沉地叹了口气，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。

这时，船头传来吵架声。

黄兴侧耳细听：“不好！陈天华又和人吵架了。”

客轮船头 外 傍晚

仲清厉声质问：“是谁叫你读反叛朝廷的《警世钟》的？”

陈天华：“是我的良心！”

仲清阴险地笑了：“良心？”

陈天华：“对！”

仲清：“好啊，你这叫不打自招。”

陈天华：“一点不错！”

仲清：“好！”他转身向英国船警一挥手，“快来抓革命党啊！”

陈天华怒起，重重地打了仲清一记耳光：“我先打你这个认贼作父的二毛子，保皇党！”

仲清双手捂着脸惊呼：“抓革命党啊！抓革命党啊……”

两个英国船警走来，不无蔑视地笑了。

乘船的旅客闻声走出船舱，好奇地围拢过来。

陈天华背靠着船舷，伸出双手，做出格斗的架势。

英国船警走到近前，一边举起双手模仿投降的样子一边说道：“举起你的双手，跟我们走！”

陈天华依然做着格斗的架势，低沉地说：“想得美！你陈爷爷永远不会向你们这些洋鬼子、二毛子投降的！”

这时，围观的乘客惊恐地看着。

英国船警怒色满面地伸出双拳，向陈天华击去。

陈天华闪身躲过，顺手打了英国船警一拳。

由此，陈天华与英国船警交手、开打。

仲清捂着脸歇斯底里地大叫：“打！狠狠地打……”

围观的乘客就像是看热闹的，个个发出不同的叫喊声。

陈天华力不如人，被英国船警打倒。

英国船警俯身按住陈天华，十分得意地大笑。

仲清捂着脸大声呼喊：“把他捆起来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一声大吼传来：“住手！”

英国船警、围观的乘客、仲清、陈天华等循声望去。

黄兴、宋教仁挤进围观的人群，站在前面，怒视按住陈天华的英国船警，用英语命令道：“把我的学生放了！”

英国船警愕然，不知所措。

仲清走到跟前操着日语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黄兴操着日语熟练地说道：“我是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教授，前来武汉访友！”

仲清一怔，操着日语说道：“啊，你是日本人？”

黄兴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仲清指着业已站起的陈天华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黄兴操着日语说道：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学生！”

仲清一怔：“学生……”遂又厉声问道，“那他为什么会朗读反判大清国的书文？”

黄兴严厉地：“这是你们中国人应该问的吗？”

仲清噤嘴地：“这……不是我们中国人该问的。”

黄兴走过去，抓住陈天华的手操着日语说道：“受委屈了，回船舱去吧！”他转身对英国船警点了点头，操着英语说：“对不起，一场误会！”遂大步走去。

乘船的旅客好奇地看着黄兴、宋教仁和陈天华走去。

英国船警大声命令：“散去，散去！都回船舱去……”

乘船的旅客相继散去，走向不同的船舱。

仲清微微地摇头自语：“不对啊……”

头等船舱 内 夜

昏暗的灯光，映出一张长方形的小桌，上面摆着简单的菜肴，还有一坛白酒。

陈天华喝得有三分醉了，他端着酒坛一边倒酒一边愤怒地说：“今天的的事情，使我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比洋鬼子、二毛子更可怕的是那么多老百姓的愚昧、无知！”

宋教仁边喝边说：“天华兄说得对！他们面对英国鬼子把天华兄打翻在地的时候，一个个麻木不仁，无动于衷！”

黄兴：“更可气的是，他们还像看耍猴的那样大叫大喊！”

陈天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悲怆地：“当时，如果二位仁兄没有赶到，我就纵身跳进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黄兴、宋教仁愕然相问。

陈天华：“用我的生命，去唤醒这仿佛已经死了的民族灵魂！”

船舱外突然传来一声炸雷，接着又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黄兴怅然不语，望着舱外玻璃上淌下的如织雨柱。

船舱中只有沉默。

客船甲板上 外 黎明

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徜徉在甲板上，深沉地交谈着。

宋教仁：“克强，我们到上海以后就去日本吗？”

黄兴：“不！”

陈天华：“那我们在上海做什么？”

黄兴：“我想登门拜访业已回到上海的蔡元培先生。”

陈天华一怔：“什么？你想拜访蔡元培先生……”

黄兴：“对！”

陈天华惊愕地：“他是清朝的翰林，为什么要拜访他？”

黄兴：“你忘了，和我们一道发动长沙起义的苏曼殊和尚说，蔡元培先生和章太炎、陶成章等成立了秘密的反清组织光复会，我想听听他们的想法。”

宋教仁：“我赞成！”

陈天华坚决地：“我反对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黄兴、宋教仁惊诧地望着陈天华。

陈天华：“简单！二位不会忘记两年前发生在上海的‘《苏报》案’吧？”

宋教仁：“记得！那时，章太炎、邹容、章行严、张溥泉这四位已结金兰之好的异姓兄弟，同在蔡元培先生主办的爱国学社共事，同时，还利用《苏报》为阵地，刊行自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章太炎的大作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等，由于这篇反清檄文击中了清朝的要害，因此惊慌失措的满清官吏勾结上海工部局的巡捕，查封了《苏报》，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‘《苏报》案’。”

陈天华：“为什么蔡元培等人没有被捕？”

黄兴：“蔡先生提前得到了消息，逃到青岛去了。至于章行严、张溥泉二位先生也相继躲起来了。”

陈天华：“章太炎和邹容就没有得到消息吗？”

宋教仁：“得到了！”

陈天华：“他们二位为什么还被捕了呢？”

黄兴：“当时，章太炎拍了一下胸脯，把头一昂说道：‘革命就要流血，怕什么，清朝政府要捉我已经是第七次了！’那天，等到工部局的

巡捕冲进来，章太炎又昂首挺胸地迎上去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余人都不在，要拿章炳麟，就是我！”就这样，他被抓到巡捕房，被判了三年徒刑。”

宋教仁：“年仅十八岁的邹容听说章太炎被捕之后，他不愿意章太炎独自受苦，自动投案，被判两年徒刑。从此，这对忘年异姓兄弟就共坐一间牢房。”

陈天华伸出大拇指：“这才是当代革命之英雄也！”他沉吟片时，又说道，“要听反清、革命的意见，我看应该首先听章太炎、邹容他们二位的。”

上海工部局西狱牢房 内 日

昏暗的牢房仅有一扇牛眼小窗，凭借窗口射进的一缕亮光可见：北面、西面的墙下各置一张单人木床，上面铺着破败的被褥，窗下摆放着一架旧式缝纫机和一张椅子。

章太炎蓬头垢面，披头散发，胡须垂胸，左手拿着一支香烟，右手拿着一把纸扇，摇头晃脑地在牢房中踱步。

叠印字幕 光复会副会长 章太炎

突然，牢房外传来一声闷雷。

章太炎惊喜地走到窗前，向窗外一看：

远天亮起一道闪电，接着又传来一声沉雷。

章太炎激动地伸展双臂，大声自语：“好啊！雷公、电母，你们尽情地发威吧，让这暗无天日的神州大地快些革命吧！”他因过分激动而栽倒在地上。

有顷，章太炎吃力地扶着椅子站起，向缝纫机上一看：

半碗黑米饭、一碗绿菜汤摆在上面。

章太炎迟疑片时，冷漠地笑了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牢门打开了，一缕亮光射进牢房。

接着，狱卒引一位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年人走进，大声说道：“章疯子！王审判官来牢中提审你了。”

章太炎鄙夷地笑了一下，若无其事地低声吟咏：“公理之未明，即以革命明之。旧俗之俱在，即以革命去之。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，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……”

王审判官生气地大叫：“章太炎！关了你都快两年了，竟然还敢高喊革命！”

章太炎：“叫什么，我高喊革命有什么错？”

王审判官：“高喊革命就是造反！”

章太炎猝然大笑。

王审判官一惊：“你……笑什么？”

狱卒：“王审判官，章疯子准是又犯疯病了！”

章太炎转过身来，两眼盯着王审判官。

王审判官吓得边说边后退：“你……要干什么？”

章太炎肃然厉声：“我看看你到底是哪国人！”

王审判官茫然地：“我……是中国人。”

章太炎微微地摇了摇头：“不是！”

王审判官大声地：“是！”

章太炎：“那你为什么不知道‘革命’二字的出处？”

王审判官一怔：“知道！是从外国传来的。”

章太炎：“胡说！《易经》上说：‘汤武革命，应乎天而顺乎人。’这就是‘革命’二字的出处。”

王审判官尴尬地：“我……不是国学家。”

章太炎：“我看你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二毛子！”

王审判官震怒地：“胡说！你为什么骂当今的老佛爷‘不过先帝一遗妾耳’？”

章太炎：“请问先帝死的时候，慈禧是正宫娘娘吗？”

王审判官一怔：“这……不是。”

章太炎：“这就证明我说的是实话！”

王审判官：“不对！你为什么还要撰文污蔑老佛爷？”

章太炎笑了：“言重了，我只是在她七十大寿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。你先把耳朵洗一洗，听听有哪一句不是事实。”

王审判官急忙挥手：“不要念了！”

章太炎：“我非念不可！上联是：今日到南苑，明日到北海，何时再到古长安？叹黎民膏血全枯，只为一入歌庆有；下联是：五十割琉球，六十割台湾，而今又割东三省！痛赤县邦圯益蹙，全逢万寿祝疆无！”

王审判官大怒：“一派胡言！”

章太炎：“不！我说的全是金口玉言。”

王审判官震怒地：“又在胡说！回答我：你为什么还要胆敢直呼今上圣讳，称为小丑，立意犯上？”

章太炎：“我已经讲过多次，第一，我只知清帝及满人，不知所谓圣讳；第二，你再去查一查说文解字，‘小丑’本作‘类’字解，或做‘小孩子’解，‘小丑’二字根本不含侮辱之意！”

王审判官几达无地自容的地步。

章太炎不无讥笑地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当审判官呢？我劝你，还是先回家进私塾，乖乖地补开蒙课吧！”

王审判官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章太炎淡然一笑：“我视你为穿开裆裤子的小儿！”

王审判官大怒：“混账！”重重地打了章太炎一记耳光。

章太炎身体晃了晃，他双手举起椅子，刚刚说罢“看……打！”就和椅子一起倒在地上。

王审判官看着狱卒，命令地：“立即向章疯子宣布纪律！”

狱卒：“章疯子，你听清楚了，从即日起，不准绝食，要按时按点地坐在缝纫机前做犯人穿的衣服！”

章太炎趴在地上：“我也再宣示一次：不准再从精神上、肉体上折磨病重的邹容小弟，并立即送医院诊治。否则，我宁愿饿死也不吃一口饭菜！”

王审判官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大步走出牢房。

狱卒紧跟其后走出牢房，顺手关上牢门。

章太炎趴在地上抬起头，望着牢门关切地叫道：“吾邹容小弟，吾邹容小弟……”

上海西狱院中 外 日

乱云飞渡，响着隆隆的沉雷，天就要下雨了。

高高围墙的四角建有岗楼，每个岗楼的门口都站着一个手持长枪的印度哨兵，十分警惕地注视着大墙内外。

邹容拿着一把扫帚，吃力地清扫庭院。有顷，他把院中的垃圾扫在一起，化做一个不小的垃圾堆。

邹容抬起头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额头上渗出颗颗的汗珠。

邹容放下扫帚，转身拿来一把铁锹，俯身铲起一锹垃圾，刚走两步，虚弱的病体打起晃来，“啪”的一声栽倒在地上。

铁锹中的垃圾撒了一地。

邹容趴在地上向远处一看：

岗楼上的印度哨兵端着长枪大叫：“起来，起来！就要下雨了，快把院子打扫干净！”

邹容的双眼喷吐出火焰，低沉地吟咏：“有起死回生、还魂返魄、出十八地狱、升三十三天堂、郁郁勃勃、莽莽苍苍、至尊极高、独一无二、伟大绝伦之一目的，曰‘革命’。巍巍哉，革命也；皇皇哉，革命也！”

恰在这时，狱卒、王审判官由牢房走到跟前。

狱卒生气地说：“邹容！看你的身子骨都弱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还学着你大盟兄章疯子的样儿，口不离革命啊？”

邹容不理，双手抓着铁锹吃力地站起来。

王审判官轻蔑地一笑：“你可小看了这个邹容，他可不是学着章疯子的样子才叫喊革命的。”

狱卒：“真的？”

王审判官：“我还能骗你！他不到十八岁的时候，就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，在日本与其他犯上作乱的留学生勾结在一起，不仅手持剪刀

剪了我大清国驻日本公使的辫子，而且还写了一本公然鼓吹反叛朝廷的《革命军》。”

狱卒：“有意思！”他在邹容面前晃了一下拳头，挑衅地说道：“你敢在我的面前再背一段《革命军》吗？”

邹容把头一昂，念道：“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竖独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钟，呼天吁地，破嗓裂喉，以鸣于我同胞前曰：呜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……革命哉！革命哉！……我大声疾呼，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——！”

狱卒大笑，突然挥起右拳，一边说“我先用拳头革你的命！”一边用力打在邹容的脸上。

邹容猝不及防，晃了两晃，栽倒在地上。特写：

邹容的鼻子、嘴角淌出殷红的鲜血。

王审判官得意地：“邹容！你该明白了吧？口头革命是抵不过拳头的！”

邹容扶着铁锹站起，旋又举起铁锹，冲着狱卒打去。

一道闪电划破沉沉的云天。

狱卒闪身躲过，飞起右腿，一脚把邹容踢倒在地上。

一声炸雷引来暴风骤雨。

狱卒拼力地踢、打倒在雨水中的邹容。

王审判官站在雨中大笑不止。

邹容渐渐失去了反抗能力，一动不动地倒在雨水中。

王审判官停止了笑声，命令地：“停，停！”

狱卒擦了一把雨水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王审判官：“再打，他就死了！”

狱卒：“死了就不喊革命了！”

王审判官俯身摸了一下邹容的口鼻：“还有一丝丝气，快把他抬进牢房去！”

西狱牢房 内 日

章太炎双手扶着缝纫机，听着阵阵的雷声，望着铁窗外边的大雨，近似祈求似地自语：“苍天啊！神州大地上何时响起革命的惊雷哟……”

“咣当”一声，牢房门打开了。

章太炎下意识地向门口一看：

像是落汤鸡似的王审判官和狱卒架着邹容走进牢房。

章太炎大惊：“吾邹容小弟怎么了？”

王审判官和狱卒把昏迷的邹容扔在木板床上。

章太炎慌忙走到床前，望着邹容的口、鼻渗出的鲜血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些二毛子、洋鬼子，都是一些蛇蝎心肠的禽兽啊！”

王审判官：“看你这个菩萨心肠的章疯子，是如何把你的小弟邹容救活的！”他说罢和狱卒大步走出牢房。

章太炎扑在邹容的身上号啕：“吾邹容小弟，你快醒醒啊，中国需要你这个革命军马前卒啊……”

章太炎声声号啕和着惊雷回荡在黑暗的牢房中。

上海工部局办公室 内 日

这是一间豪华的欧式办公室，考究的沙发、茶几，高大的书橱装满外文书籍，靠近窗前有一张气派的办公桌，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简·戈塞尔特的大型油画《亚当与夏娃》。

身着西装、系着黑色领带的布莱恩伯爵坐在办公桌前，用心地审阅材料。

布莱恩伯爵放下材料，端起杯子呷了一口咖啡。

一位中国仆役领着仲清走进：“布莱恩伯爵，大清国驻日本的外交官仲清先生到了！”

布莱恩伯爵站起身来，颇具绅士风度地指着沙发：“欢迎仲清先生的到来，请坐！”

仲清：“谢谢！”遂坐在沙发上。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，立即就被裸体的亚当和夏娃吸引了。

布莱恩伯爵看着仲清忘情观赏的样子，不无蔑视地笑了。他走到对面的沙发上落座，不失身份地说道：“仲清先生，你不是为了观赏这幅《亚当与夏娃》才来工部局的吧？”

仲清蓦地醒来：“不！不是……”

布莱恩伯爵：“借用你们大清国的话说，那我们就书归正传吧！”

仲清：“好！”他沉吟片时，“伯爵阁下，您是知道的，我虽是驻日外交官，但我的真实身份嘛，是负责掌控赴日游学的学生情况的。”

布莱恩伯爵：“我清楚！‘《苏报》案’发生之后，由我们负责抓捕、审讯的章疯子、邹容二犯，就是仲清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情报。”

仲清：“对，对！时至今日，两江总督大人还再三叮嘱，让我当面向伯爵阁下致以谢意！”

布莱恩伯爵：“不用谢，说吧，你们的总督大人还要我们工部局做些什么呢？”

仲清：“关押在你们西狱中的政治犯邹容，再有两个月就刑期满了。”

布莱恩伯爵：“对！根据规定，邹容刑满立即释放。”

仲清：“伯爵阁下，我们总督大人的意见，不仅不能释放这个邹容，